

嫡谋

终章

Man Bei Mei Nan's
Work

从此绿鬓视草，
红袖添香，
眷属疑仙，
文章华国。

面北眉南
著

IV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嫡谋

终章

IV

面北眉南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嫡谋:终章:全3册/面北眉南著.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399-9984-5

I. ①嫡… II. ①面…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58377 号

书 名	嫡谋:终章:全3册
作 者	面北眉南
出版 统 筹	刘运东
选题策划	肖 恋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文字编辑	李改华
封面设计	 A BOOK STUDIO 石像不醒 Design 09385906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80×970毫米 1/16
字 数	1026千字
印 张	55.5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984-5
定 价	75.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第一章 献计

001

第二章 冲喜

028

第三章 联盟

054

第四章 孽缘

081

第五章 教训

108

第六章 分家

139

第七章 暴露

169

第八章 灭势

198

第九章 被绑

227

第十章 情动

260

嫡谋
Di Mou

献计	第一章
----	-----

上一世，以徐嬷嬷女儿的身份当上了任瑶华陪嫁丫鬟的那个丫头就叫晴儿。

孙十一娘果然就是那个被任瑶华误以为是外室的女子，而她的女儿进入任家当丫鬟是为了给她报仇，难怪最后任瑶华会被自己的丫鬟出卖，原来因果一早就被方姨娘埋下了。

徐嬷嬷因为与孙十一娘的相公有旧，又对他心有愧疚，所以让孙十一娘的女儿以她女儿的身份做了任瑶华的陪嫁丫鬟，跟着任瑶华嫁到曾家。

只是不知道徐嬷嬷在这一场复仇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她是因为对俞晴娘的复仇大计毫不知情，只是想要给故人之女一个好的出路才把她带进了任家，还是她也参与了俞晴娘的计划？

这是上一世的事情，任瑶期已经没有办法再去了解。但是对于徐嬷嬷，她心里难免存有疙瘩。至于这个疙瘩要怎么处理，她还需要仔细想一想。

想起方姨娘的处心积虑，任瑶期没有哪一刻像现在这样觉得方姨娘实在是该死。

又过了两日，任五老爷的画修补完了，孙十一娘也没有了再留在任家的理由。

其间，孙十一娘也不是没有想过要找任时敏说话，可是每次都被丫鬟打断了，小丫鬟心里生气，背着任三老爷的时候没少在孙十一娘面前嘀咕，明里暗里骂她不知羞。

孙十一娘气得半死，最后只能无奈地收拾东西离开任家，走的时候连任三老爷的面都没见到，倒是李氏让人给她送了些赏钱。

任瑶期暗中敲打了任三老爷身边的小厮，若是以后在外面遇上孙十一娘，一定要将人盯紧了，好在任三老爷平日里除了偶尔去会友，很少出门。

因为云阳书城徐山长相邀，任时敏带着自己修复好的两幅画去了云阳城。任

瑶期才将父亲送出门，就接到了萧靖琳的来信。

任瑶期回来之后一直与萧靖琳保持书信来往。两人几乎隔个两三日就给对方写一封，其实信里什么重要的事情也没有，但她们俩始终乐此不疲。

萧靖琳在信里写了自己近期在功夫和兵法上得出了什么新的领悟，又尝试了哪些新鲜玩意儿，迷上了一种叫作桃花酿的甜酒，背着萧靖西去买了好几次。

萧靖西喝药的时候还是不听话，偏偏他书房里那一棵不知道是什么品种的草怎么用药浇都浇不死。

徐夫人的心疾已经没有那么严重了，脸色看上去也好很多，去燕北王府见王妃的时候经常提起任瑶期，言辞之间对她十分欣赏。

傻妞那头蠢老虎一直以为自己是一只猫，在燕北王府的时候很喜欢去找辛嬷嬷养的一只叫“白雪”的波斯猫玩，那只可怜的猫每次出来都被它追得满园子乱窜，之后吓得门都不敢再出了，于是傻妞心灰意懒之下多了一个和萧靖琳一样的爱好，喝桃花酿。

任瑶期并没有想到平日里寡言的萧靖琳写起信来倒是可以滔滔不绝，连语言也幽默了不少，总是逗得她一边看信一边笑得前俯后仰。

相较于萧靖琳，任瑶期写的东西就枯燥乏味多了，一般是写自己新看了些什么书，以及每天都有练萧靖琳教给她的那几招剑法，觉得身体似乎真的强了不少，这两样算是她枯燥生活中比较有意思的事情了。

后来萧靖琳将一些剑法的动作画在信里给任瑶期捎了过来，任瑶期灵机一动再给萧靖琳去信的时候就不怎么写字了，开始画一小幅一小幅的画，画里有她自己，有任瑶华，有她的父亲母亲，还有丫鬟嬷嬷们，都是她平日里做的一些小事，人物皆灵动鲜活栩栩如生。

不想萧靖琳竟然十分喜欢，总是来信催她再画，说要好好收集起来。

收到萧靖琳的信的第二日，任瑶期才从荣华院里请安回来，外头就有人匆匆进来禀报说燕北王府的马车停在大门外，一位自称是郡主侍女的姑娘来请五小姐出去。

任瑶期闻言既惊又喜，她昨日才收到萧靖琳的信，萧靖琳在信中并没有提到自己今日要来白鹤镇的事情。

这是萧靖琳第二次造访任家，虽然她连门都没有进，但是对商户出身的任家而言依然是莫大的荣耀。

郡主不进任府，任家为了表示尊敬还是让人将两扇正门打开了，不敢将郡主大驾关在外头。

任瑶期去与李氏交代了一声，又让人去告知任老太太，便带着苹果出门了。

萧郡主接连两次亲自来找任瑶期，让任家上下看任瑶期的目光都不一样了。

任瑶期一出门就看到了等在门口的红缨。

红缨上前来笑着行礼，“任五小姐，我们郡主在马车上等您。”萧靖琳不爱坐马车，不过她来找任瑶期倒是每次都坐马车，因为任瑶期不能跟着她一起骑马。

任瑶期笑着点了点头，跟着红缨上车。

不想才将身子探进马车，就有一物朝着任瑶期迎面飞了过来，任瑶期吃了一惊，差点后仰着摔下去，好在被后面扶着她的红缨一手撑住了。

而那向着任瑶期迎面飞过来的东西生生停在她眼前一寸的地方，正瞪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看着她，“嗷呜——”

萧靖琳收回正提溜着傻妞后颈的手，将它拉离任瑶期，然后拍了它的头一记，面无表情道：“每日就知道吃，也不瞧瞧自己现在多重了，还敢往人身上扑。”

任瑶期看着不停地划拉着自己的四肢，已经胖了一圈的傻妞：“……”

萧靖琳将挣扎不休、嗷呜叫唤的傻妞丢给红缨，让任瑶期坐过去，打量她半晌才道：“怎么傻妞胖了，你却瘦了？”

任瑶期无奈地笑了笑，伸手挠了挠一直盯着她瞧的傻妞的下巴，傻妞舒服地眯了眯眼，然后屁颠屁颠儿地敞开四肢，将肚皮露给任瑶期。

任瑶期忍不住“扑哧”一笑。

萧靖琳道：“瞧见了吧？这都是跟那只叫白学的猫学的，有一次它还学猫叫，被我狠揍了一顿之后才不敢再叫。”

“你今儿怎么过来了？之前也不肯透点口风给我。”任瑶期一边给傻妞顺毛，一边问。

萧靖琳掀开了些车帘子看着外面道：“今日是要去白龙寺，想着白龙寺离白鹤镇不远，就来找你了。”

任瑶期闻言也看了一眼车外，“我们这是要去白龙寺？”

萧靖琳点了点头，想了想又问了一句：“你方便吗？”

任瑶期想了想，自己没有什么事情，便点了点头。

萧靖琳道：“我之前已经让红缨去与你祖母交代了一声，所以家里的长辈那里你不要担心。”

萧靖琳总是能让任瑶期在细节处体会到她的细心和体贴。

萧家的马车坚固平稳，即便速度快一些，坐在马车里的人也感觉不到，所以这次不过半个多时辰就到了白龙寺，比任瑶期上次来的时候快了近一倍。

马车最后驶进了白龙寺山下的一座院落，萧靖琳似乎并没有要进寺的意思，见马车停稳就先下了车，然后回身来扶任瑶期。

任瑶期才站稳，就听到不远处一个带着笑意的声音道：“怎么这么快？”

转过头，任瑶期便看见一袭墨衣的萧靖西正立在廊下，微笑着看着她们。

萧靖琳看了萧靖西一眼，有些莫名其妙道：“因为我们是坐马车回来的！”

萧靖西摇了摇头，转而又笑道：“我刚开封了一坛去年封存在这里的好水，煮了一壶茶，过来喝吧。”

说着他转身往后一进院子里走去，任瑶期这才注意到他脚下穿的是一双木屐。

萧靖西不愧有“燕北第一美男子”的称号，简单的广袖墨衫和木屐也能让他穿出不一样的风雅。

美好的事物谁都喜欢，任瑶期也忍不住多往萧靖西那里看了几眼。

第二进庭院的院子当中摆着两个很大的琉璃鱼缸，右边种着一棵石榴树，已经结了一些青涩的果子，石榴树下是用树桩打磨成的桌子和矮凳，看着很简单朴实，却别有一番雅趣。

萧靖西走到桌边坐下，萧靖琳拉着任瑶期坐到他对面。萧靖西摆了摆手不让红缨倒茶，自己提起茶罐斟满任瑶期和萧靖琳面前的茶杯。

萧靖琳皱了皱眉，“这就是那个从什么花的花瓣里采回来并在地下埋了一年的雪水煮的茶？”

萧靖西笑而不语，很聪明地没有接话。

萧靖琳将杯子放回去，然后冲红缨道：“去把我的桃花酿拿来，我让瑶期也尝尝。这种坏了的水还是不要用来招待客人了。”

萧靖西似笑非笑道：“哦？桃花酿？你不是说没有了么？”

萧靖琳面不改色地回答：“你问的时候我忘了，现在想起来今日过来的时候带了一坛。”

萧靖西看向任瑶期。

任瑶期看着这对兄妹，然后默默地端起萧靖西斟给她的茶喝了一口，茶香醇厚，茶水清冽，她不禁点头赞道：“好茶。”

她想了想，没敢夸好水。

萧靖西闻言眉眼微弯，任瑶期无端端地想起了“秀色可餐”这个词。

不多会儿红缨抱着一个小坛子过来，觑着萧靖西的眼色，战战兢兢地给任瑶期和萧靖琳一人倒了一小杯，然后逃也似的跑开了。

萧靖西喝着自己的茶，但笑不语。

萧靖琳觉得有些不对劲，立即端起杯子抿了一口，然后瞪向萧靖西，“你什么时候换了我的酒！”

萧靖西淡定地道：“在你告诉我你没有带酒来之后。”

萧靖琳气得将杯子里的液体一口饮尽，“又是糖水！”

萧靖西好脾气地哄道：“现在是在外头，万一你喝醉了怎么办？而且你能喝，任五小姐也不能喝，不然让她家中知道了又是一桩麻烦事。”

这时候傻妞欢快地跑了过来，踮着小短腿姿势别扭地趴在桌上，朝任瑶期的酒杯里嗅了嗅。

任瑶期想起萧靖琳在信里提过傻妞也喜欢桃花酿的事儿，饶有兴致地将自己的杯子递到傻妞的鼻下，傻妞抖了抖小胡须嗅了嗅，然后摇了摇尾巴偏头走了。

萧靖琳斜睨着萧靖西，“你看，你准备的什么玩意，狗都不吃！”

任瑶期看了萧靖琳一眼，忍了忍，最后还是觉得不要提萧靖琳之前已经喝了一杯的事实了，很伤人。

还有……狗在哪里？

三人坐在庭院里闹腾了一阵，快到中午的时候萧靖西吩咐同贺去白云寺取他一早就定好的斋菜。

白云寺的斋菜在整个燕北都是极有名的，每年因为斋菜慕名而来的香客不计其数，任瑶期上一回来的时候也吃过，最喜欢那道素丸子和山菌冬瓜汤，之前还与萧靖琳在信中讨论过一番。

最后等到菜上桌的时候竟然真有她喜欢的那两道斋菜，想必是萧靖琳提起过。

三人悠闲无声地吃完了午膳，气氛融洽，就好像他们来这里真的只是为了吃一顿白云寺的斋菜一样。

直到最后饭菜撤下，茶水端上来的时候，萧靖琳才突然道：“我这次来是与你道别的。”

任瑶期闻言一愣，看向萧靖琳，“你要回嘉靖关？”

萧靖琳有些意外，她还没说呢，任瑶期怎么就知道了？

萧靖琳不知道，她虽然从来没有与任瑶期提过她要回嘉靖关的事情，但在最近的几封信里，她好几次提起过北边辽人的动向。眼见着夏季就要过去，秋冬临近，北边的辽人会绕过关山进关内掠夺边民财物。

之前几年因为燕北打了一场大胜仗，辽人需要一番休养生息，所以边关平静了一阵，今年辽人换了新王，新上位的辽王年轻气盛，可能是小时候总听自己的祖父回忆辽人在燕北横冲直撞大肆搜刮的那段“光荣岁月”，所以对嘉靖关以南的这片土地格外向往。

眼见着可能就要有一场大仗要打，萧靖琳在云阳城这一片温柔乡里实在坐不住了。

有些人天生就适合翱翔九天，萧靖西知她甚深，所以帮她说服了燕北王妃，王妃总算是松了口，同意再放任她两年，但是两年之后必须回来，因为两年之后萧靖琳该谈婚论嫁了。

没有哪一个人会心甘情愿地娶一个常年驻守边关，连面都见不到的女子为妻，燕北王妃是真的为自己女儿的将来忧心。

萧靖琳对这些儿女情长看得极淡，或许并不是她淡然，而是她内心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萧靖琳见任瑶期虽然极力掩饰，情绪仍旧有些低落，便岔开话题道：“对了，我听我师父说云文放也到了嘉靖关，他当时摆脱了云家的人之后便失去踪影，云家还以为他去了宁夏，不想他偷偷化了名，又溜了回去。我记得这小子之前总是三番五次地欺负你，等我去了嘉靖关，帮你收拾他！”

萧靖琳很重视任瑶期这个朋友，严格地说任瑶期算是她第一个闺中好友，所以萧靖琳为了安慰任瑶期说了她平日里绝对不会说的话，公报私仇什么的不是萧郡主的风格。

任瑶期果然被她逗笑了，摇了摇头道：“算了，我也没有受到什么实质上的伤害，让他走他的阳关道就好。”任瑶期是深知萧靖琳的性情的，不想萧靖琳为了她公报私仇，而且她不想再与云文放有任何瓜葛，连报复都不想了。

萧靖西手抚茶碗碗沿，慢悠悠地道：“你也不必去想怎么报仇的事情了，云文放现在也忙得很，怕是没有什么空闲。”

萧靖琳闻言恍然看向他，“你是不是做了什么？”

萧靖西笑着摇了摇头，“我能做什么？只是我听说他被分到了闵文清手下，现在每日都忙得很，不过云二少去了边关的表现倒是很让人刮目相看，我看到战报，他才到嘉靖关一个月的时候就立了一功。”

萧靖琳眯着眼睛看了萧靖西一眼，云文放怎么会被分到闵文清手下？

云文放既然隐姓埋名，那就是以普通新兵的身份过去的，闵文清那里可不收新兵，那狐狸手里不是燕北军精锐就是执行危险任务的人。

而且闵文清和云家人向来不和，此人又没有什么节操，如果知道云文放的身份之后不给他来几次阴的，他都不姓闵。他手中需要玩命的事情多得很，就怕到时候云文放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不过同样，危险和机会是并存的，只要云文放最后能够熬过去，必定会脱胎换骨，前提是这位尊处优的少爷能够熬过去。

只是不知道萧靖西这一手到底是狠心还是仁慈了。

萧靖琳有些鄙夷地看了萧靖西一眼，有些人就是喜欢玩阴的。

萧靖西对萧靖琳明晃晃的鄙视视而不见，也开始转移话题，“之前听闻任三老

爷那两幅蒋元益的古画修补得很成功？”

萧靖琳面无表情地道：“什么听说？颜料都是你找的不说，昨日你还特意去云阳书院看过。”

见任瑶期看过去，萧靖西脸上不可控制地一红，感到非常尴尬。可是面对萧靖琳，萧靖西连气恼都觉得无力，他难得有些孩子气地抿了抿嘴不说话了。

萧靖西因为怕给任瑶期惹麻烦，每次让自己的人给任瑶期送颜料的时候，都是借着萧靖琳的名头，而且从来不居功。不过萧靖琳在给任瑶期写信的时候，就已经将萧靖西的老底抖出来了，不但告诉任瑶期东西都是萧靖西找的，还告诉她有两样不好找的颜料是萧靖西托人去买回来的。

因此，任瑶期对萧靖西十分感激。等着萧二公子去做的大事多得很，他却还愿意花时间帮她办这些琐事，这份心意就极为难得。

任瑶期见不得萧靖西尴尬，便笑着道：“我还没有谢谢萧公子呢，有几样颜料十分难寻，若非你帮忙，我父亲那两幅画也不会这么快就修好。我当时就想着，等画修好了，有机会一定要让你看看，毕竟你的功劳也不小。”

萧靖西脸色早就缓了过来，又有些懊恼自己刚刚的失态，他微微一笑，恢复了谪仙公子的风仪，“画极好，我听说修画的时候其中有一幅底稿是你画的？”

徐万里听说任时敏的女儿也参与了修画，还吃了一惊。他虽然经常听自己的妻子提起任瑶期，甚至连自己请任时敏去云阳书院以提高任时敏的名气也基本是因为任瑶期救了自己妻子这个天大的人情，但是他还真没有想到任瑶期的确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女子，这让他想起了年少时候的欧阳氏。

再加上任时敏的才气也让徐万里惊叹不已，因此，身为云阳书院山长的他现在对任家这对父女的印象极佳。

任瑶期点了点头，不好意思地笑道：“我当时只是闹着玩，父亲不让我碰画，我就趁着他给其中一幅画打底稿的时候，自己偷偷给另一幅打了底稿，后来父亲见了说能用，就用了。”

任时敏当时也对女儿突飞猛进的画技惊叹不已。有女如此，任三老爷觉得自己也算是后继有人了。

萧靖西倒是觉得这样的任瑶期很有意思，原来她也有顽皮的时候，想到任瑶期当时的倔强模样，萧靖西暗自一笑。

任瑶期正奇怪萧靖西在笑什么，萧靖西却轻咳一声道：“任三老爷有没有想过留在云阳书院？”

任瑶期闻言一愣，然后又是一惊，“萧公子的意思是？”

萧靖西沉吟片刻道：“任三老爷在画画上十分有天赋，尤其是工笔山水，已经

形成了他自己特有的风格。徐山长与我说，假以时日你父亲极有可能成为画坛的宗师人物。”

这句话任瑶期上一世就听到过，裴先生也夸过父亲的画，说他有开山立派的潜力。只可惜上一世任时敏没有活到那个时候。

萧靖西有些不解任瑶期这个时候眼中流露出来的那抹伤感为何，他刚刚说了什么惹人伤感的话？

萧靖西想了想，又道：“云阳书院虽然只是一个书院，却也是燕北的最高学府，燕北的人才大多出自这里。而任三老爷在字画上的造诣让他胜任教习一职不在话下。”

萧靖西是真的仔细为任瑶期想过的。

任家的情形他知道得很清楚，这样的家族必定不会长久，早晚会有衰败的那一日。而一个女子若是失去了自己的家族庇佑，将会处于十分不利的位置。

萧靖西能看出来，任瑶期对自己的父母和嫡亲姐姐很有感情，若是到时候看到他们随着任氏一族一起沉浮，她必定会很痛苦。

萧二公子早就知道了未雨绸缪的道理，尽管这一次是为了一个与他似乎没有什么关系的女子。

萧靖西的话让任瑶期极为意外，她何尝没有想过父亲的出路？

任家很明显靠不住，如果任家非要自作孽不可活，他们这一房难道又要陪着一起死不成？

如果真的到了需要离开任家以求自保的那一日，父亲肯定要负起作为一家之主的责任。

就是因为清楚地明白这一点，任瑶期才会刻意在徐夫人面前提起她父亲修画的事情，让父亲走出任家这一方小天地。

对于萧靖西所说的，任瑶期说不动心是不可能的。

如萧靖西所言，云阳书院是燕北最高学府，实际上是受燕北王府控制的官学，有一些京都国子监的影子在里面。

而能在云阳书院担任教习的人，都是燕北各地的饱学之士，有些甚至还是燕北王府的门客幕僚。这实际上是一种身份，是任时敏脱离任家三老爷的身份之后另一个能被世人接受的身份。这也是任瑶期目前极力想要为自己的父亲谋求的。

只是……

任瑶期皱眉道：“可是我父亲没有功名啊。”

任时敏不喜那些经论之学，也向来是任性的，从不勉强自己去学，视功名如粪土。

可是做云阳书院的教习，没有功名在身又怎么服众？任三老爷就算想要当名士，也没有名士的名头。

萧靖西看着任瑶期蹙起的眉头，莫名地想要帮她抚平，他垂下眸子浅笑道：“云阳城的教习也并不都是有功名的，只要……”

萧靖西顿了顿，沉吟片刻才抬眸对任瑶期笑道：“明年，云阳书院会派遣十人去京城参加文斗会，比试文章经纶、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以你父亲在字画上的造诣要在文斗会上崭露头角并非难事，只要他到时候能为燕北夺得一个不错的名次，回来之后进书院就没有人敢质疑。”

任瑶期闻言眼睛一亮，只是想了想又疑惑道：“我也曾听说过文斗会和武斗会，可是能参加的都是某一方面极有名气之人。”

“文斗会”“武斗会”重点都是在那个“斗”字上，说得好听一些是燕北与朝廷交流人才文化，实际上就是两方在角力争面子。所以双方为了赢，派出去的都是高手。任时敏即便有才，可是这么多年一直是默默无闻的，根本就没有参加文斗会的资格。

不想让任瑶期苦恼的问题，萧靖西却极为轻描淡写地笑道：“参加文斗会之后名气自然就有了。”

萧靖琳见不得萧靖西万事皆在掌控的嘤瑟模样，面无表情地对任瑶期道：“确实没有什么好担心的，这次参加文斗会和武斗会的人选最后就是由他定的。若是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到，像什么男子汉大丈夫？”

这跟男子汉大丈夫有什么关系？萧靖西抽了抽嘴角。

任瑶期却是问萧靖西道：“你也要去京城？什么时候？”

萧靖西愣了愣，萧靖琳也看了任瑶期一眼。

不过萧靖西很快就反应过来，弯着嘴角道：“如无意外我应该会去一趟，大概是明年的这个时候，入冬之前回来。”

任瑶期没有发觉萧靖西脸上的笑比平日里多了几分赧然和发自内心的愉悦，她在努力回想上一世发生的事情，好像每一次萧二公子进京城去就没好事。她不知道上一世萧靖西是不是也去了明年的文斗会，不过她记得宁夏总兵吴萧和好像就是在快入冬的时候猝死的，而萧二公子那个时候应该并不在燕北。

“怎么了？”萧靖西见任瑶期不说话，不由得问道。

任瑶期摇了摇头，“没什么，就是想着入冬以后河道被冰封不说，南边还总是下雨，路上泥泞不堪，一路上都极不好走。如果你要去的话，最好能在秋末的时候就赶回来。”

萧靖西看着任瑶期，慢慢弯起了眼角，眼中的神采令人感到炫目，“好。”

任瑶期对上萧靖西的目光，心狠狠一跳，不由得也有些红了脸。虽然她觉得萧靖西处处为她打算，她投桃报李地关心他也是理所应当，可是现在想来似乎太过亲密了？

任瑶期的确担心萧靖西身体不好，大冬天的被困在冰天雪地的路上会生病，不过她更怕宁夏那边会出问题，到时候萧靖西人在京都，鞭长莫及。

萧靖琳撑着下颌坐在一旁看看这个又瞧瞧那个，一脸若有所思。

萧靖西轻咳一声，问道：“你觉得这里如何？”

正在想事情的任瑶期回过神来，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周围，“这里？”这里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小院落。

萧靖西笑着道：“看来你是忘了自己当初给我提的建议了。”

任瑶期这才反应过来，萧靖西说的是藏兵于寺庙的事情，她当然不会忘记。不过刚刚一路行来的时候她也曾暗自打量周围的情形，似乎看不出来有军队隐藏于此，她还有些奇怪，难道计划施行得不顺利？可是看祝若梅的样子又不像。

萧靖西似乎明白任瑶期在想什么，笑道：“这里有五千人。”

任瑶期闻言很惊讶，这里怎么瞧也不像是藏了五千人。

萧靖琳慢悠悠地接道：“他没骗你，那五千人现在分散在后山开荒，明年白云寺又要多不少田了，寺僧都高兴得不得了。”

任瑶期：“……”果然是合理利用不浪费粮食。

不过这样也好，可以很大程度地化解寺庙和军队的矛盾，防止寺庙反弹。

既然萧靖西主动提起了军队的事情，任瑶期便也顺势问道：“宁夏那边如何了？”

她想要问的其实是宁夏那边有没有什么异常动作，萧靖琳却以为任瑶期问的是萧微和吴依玉母女的事情，于是接口道：“还能如何？三个女人一台戏，宁夏总兵府后院现在热闹得很。”

说到这里，萧靖琳又不得不佩服一下萧靖西的手段。吴萧和新纳的那一房娇妻果然是个厉害角色，竟然能以一敌二而不落下风，要知道她面对的可是敢往堂堂郡主茶碗里扔毒蜘蛛的疯女人。而那个妾还有本事挑拨得吴总兵狠狠教训了吴依玉两次，把萧微气得差点病倒。

就连从来对这些内宅斗争不感兴趣的萧靖琳都忍不住关注了一下吴家后院的剧情发展，不过萧郡主觉得自己是因为可以从那一位妾室那里学到一些兵法谋略才关注的，高手不问出身嘛。

事实上，在这一次的吴家内战中，萧微母女之所以会落下风，也与燕北王府的态度有关。

萧微曾派人回来让燕北王府帮她出面教训吴萧和和那个妾室。燕北王不在府中，王妃以不好干涉吴家内院为由拒绝回应，暂时由萧靖西掌控的燕北王府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举措来谴责吴家。

反倒是吴萧和主动给燕北王府送了十几车的回礼表达自己心里对燕北王府这一门姻亲的重视，还写了信过来，一番插科打诨后才吐露真言说自己并非色迷心窍，只是想要给吴家留后，请燕北王府体谅他一代单传。

就连老王妃见了信之后除了骂上几句也无可奈何，她也不能说就让吴家断子绝孙。谁让萧微生不出儿子？老王妃甚至觉得自己母女两人是不是受了什么诅咒，明明她们出身不输给任何人，最后却都因为孩子败在贱女人手中。

燕北王府不搭理，萧微和吴依玉只有继续和那位妾室互掐。

在萧靖西因为有些事情暂时出去一小会儿的时候，萧靖琳别扭又有些犹豫地继续跟任瑶期聊八卦：“听说吴萧和的那个妾有了身孕，不过又被吴依玉害得小产了。”

这还是萧靖琳第一次跟人说这种内院八卦，她以前最为鄙视那些无事话人长短的长舌妇人了，不过现在跟任瑶期悄悄说起这些，竟然也没觉得违和，甚至还感觉很亲密，虽然她说出口的时候觉得有些心虚。

任瑶期也有些惊讶萧靖琳会聊这些，不过这也不是坏事，于是她问道：“哦？吴大小姐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才会被吴总兵责备？”

萧靖琳点了点头，“不过王府安排在宁夏的人回来禀报说妾室怀孕之事未必是真，吴依玉很有可能被人陷害背了黑锅。”

假孕这种手段内宅并不是没有，任瑶期了解地点了点头，有些好奇道：“燕北王府当真不管？怎么说吴夫人也是燕北王府出身，王府难道不用顾及脸面？”

萧靖琳看了任瑶期一眼，想了想，意味深长地道：“萧靖西说脸面不能当饭吃。我们王府从祖上始就是带兵打仗出身，要学世家风度那一套一开始就不要拿刀剑。”

萧靖琳的话让任瑶期扑哧一笑，她还真没有想到，像萧靖西那样的人竟然会说出这种话。

不过一个人若是能不为声名所累而做出不得不做的事情，如果不是不在乎，就是他本身有那个实力不惧任何反对的声音。

萧靖西这样的人应该是第二种吧。

萧靖西回来之后邀请任瑶期对弈，一个多时辰只下了一局，这一回不是平局，而是萧靖西赢了。

萧靖西一边捡棋子儿一边笑言：“这一局你倒是下得规规矩矩的。”

萧靖西的话让任瑶期想起了两人第一次对弈的时候，自己用尽各种手段想不

输的情形，不由得低头一笑。

萧靖琳揪着傻妞的耳朵在一旁直打哈欠：“你们每日下两盘棋，这一日就过去了，果真是岁月静好。”

原谅“不学无术”的萧郡主说这话的时候其实真的只是随口，并没有别的意思，可是听在下棋的两个人耳中怎么就觉得有些怪怪的？

萧靖西和任瑶期对视一眼，然后都低头捡棋子儿不说话了。萧靖琳和小老虎傻妞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那一脸的无辜如出一辙。

任瑶期见气氛有些诡异，然后想起来自己还有一件正事没有说，便开口问萧靖西道：“萧公子，你对方雅存这个人有没有印象？”

萧靖西想了想，“方雅存……我记得前不久燕北的一批候选官员中有这个人，他与你们任家好像有些关系？”萧靖西向来过目不忘，那些官员的背景他都大致看过一遍。

任瑶期点了点头，沉吟道：“他嫡母与我祖母是亲姐妹，他姐姐是我父亲的一房妾室。前一阵子，因为家中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让我想起了方雅存这个人，我有些地方想不通，想请萧公子为我解惑。”

韩家的原因，任家的事情，该知道的不该知道的萧靖西已经知道不少，破罐子破摔，任瑶期也不怕在他面前暴露自己的家丑。

萧靖西看着任瑶期微笑颌首，示意她继续说。

任瑶期皱眉道：“按理方家的根基在江南，方雅存虽然只是一个楚州从六品州同，却深受上司器重，他夫人的娘家也在江南，且家资丰厚。于情于理，他留在江南不是更好？可是无论是方雅存本人，还是他的夫人，似乎都热衷于来燕北。我听说燕北新上任的这批官员，从品阶上而言并没有高于六品的。萧公子，你对楚州的事情熟悉吗？”

萧靖西微屈着手指轻轻敲击着棋盘，思索了片刻才道：“方雅存此人我之前并没有听说过，应该没有什么大的背景。不过我记得现任楚州知州冯免资质平庸，年近五十才坐到一州之长的位置，却不是靠着政绩擢升的，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

萧靖西看着任瑶期微微一笑。

任瑶期闻言有些好奇道：“哦？难道是靠着姻亲的裙带关系？”

萧靖西笑着摇头，“确实是裙带关系，却不是姻亲。他认了一位小他十几岁的宦官为义父，将自己最小的儿子过继给了这位宦官继承香火。”

任瑶期闻言不由得皱了皱眉，心里不知道怎么就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摩挲着拿在手中把玩的棋子问：“不知他认的是哪一位宦官？”

萧靖西道：“这位公公姓卢，是颜太后身边的人。”

任瑶期手一抖，手中的棋子从指尖滑落掉到地上，发出一声脆响，她脸色已经白了，抬头难以置信地看着萧靖西，“谁？”

萧靖西有些错愕，不明白任瑶期怎么突然间如此失态，声音温柔地说道：“是颜太后身边的卢公公，此人三十来岁的年纪，在太后身边伺候了十几年，很得颜太后欢心。不过……也只是一个宦官而已。”

任瑶期却不可抑制地想起了上一世的事情，身体有些发抖。

有些事情她极力想要遗忘，从不愿想起，不过现在听到这个名字还是不能平静对待。

当年她被任家送给卢公公之后十分害怕，因为她听到伺候卢公公的下人偷偷议论，卢公公虽然是个无根之人，却很喜欢用各种下作的手段折磨女人，下人们曾经就看到从他的院子里抬出过一个被蹂躏得惨不忍睹的小丫鬟。

伺候她的婆子安慰她道，她是大家族出身的，是送给卢公公做妻子的，所以卢公公应该不会用那种手段对待她。

她第一次看到卢公公这个人是在被送过去的第三日晚上，那一日她早早上床睡了，半梦半醒之间感觉有人在抚摸她的脸，她吓得一个激灵清醒了过来，然后就看到床头坐着一个面白微胖的中年男人，那男人浑身散发出难闻的酒气，看着她的目光很诡异，让她忍不住作呕。

她吓得尖叫起来，却被那男人扑倒在床上。那人不顾她的挣扎开始撕扯她的衣裳，一只手还掐住她的脖子。

任瑶期当时绝望得想死，可是她知道自己其实还是想活的，当那个男子低下头想要亲她的时候她张嘴咬住了他的耳朵，最后被他一巴掌打晕了过去。

等她再醒过来的时候才从照顾她的婆子口中得知那人就是卢公公。

好在卢公公当时伤了耳朵，酒醒大半，也没有兴趣再折磨她，先下去看伤了，她得知自己的清白保住了的时候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可是这一口气并没有松太久。第二日耳朵上包了纱布的卢公公又来了，这次他手上还拿了一根一尺来长的奇怪鞭子，二话不说对着她就抽。

那一次她被打得遍体鳞伤，只剩下一口气，在床上休养了半个月。

从那以后每次她伤好之后就会被他用鞭子抽一顿，只是不会把鞭子抽到她的脸上。

她还记得当时他扭曲着一张脸对她道：“你不是贞洁烈女吗？我倒要瞧瞧你能贞洁到什么时候！总有一日你会忍不住疼求着老子上你的床！”

她在心里骂了一声“做梦”，然后一声不吭，默默忍受。她以为自己最终会死在卢公公的鞭子下，可是最后她挺过去了，并且遇见了肯出手救她脱离火坑的